

下象棋，旧时闲巷、乡间瓜棚豆架，无所不见，夏日尤盛。在市井层面，象棋之于围棋文雅的“手谈”，更多俗趣。

当年我所居住的小巷是一条古旧的陋巷，居民多匠人、贩夫、引车卖浆者流，文化不高，无甚雅兴，但大都爱下象棋，闲暇时光，街前屋后，房檐树下，对弈者比比皆是。如今，虽然新奇娱乐勾走了年轻人的魂，但小巷中上了年岁的仍醉心于这传统的玩意。

我的街坊有一对被称为“臭棋篓子”者：二人年相若，五十余；习相仿，嗜棋如命，周末，巷口那株老柞树下是其纹枰搏对的战场。言其臭，自然是指棋艺粗疏低劣，常出错着，棋臭；其次嘴臭，因手上功夫欠佳，故借骂以虚张声势，粗言鄙语迭出；其三，两人不战则已，战则“马拉松”——二人棋力相当，却又互不服输，较上了劲，便一战再战，常常从日中下到日落、月出，棋盘从树下移到路灯旁，作为记录输赢的“正”字，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两长串，直杀得昏天黑地，错着连出，兀自不依不饶。棋下得臭，嘴又不干净，时间拖得如此之久，岂不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鉴于以上三条，称之为“臭棋篓子”，当不为过。

两人还有一共同嗜好：都爱杯中物，尤喜酒后对弈。也许借着酒劲，行兵布阵，征战杀伐，更痛快淋漓。但酒后也有不妙时，即酒后后的冲动，棋往往下得更凶，嘴骂得更臭，肝火亦更趋旺盛。终于有一日，两人由棋战加舌战演化为全武行的拳战，棋盘旬然被掀翻，棋子滚满地：将士相乱走，车马



炮奔突，众兵卒溃逃……两人怒目而散，临别声言：再与对方下棋，把两个前脚爪子刹了！

孰料，夜半有人起来解手，看见路灯下两个老家伙在地上来回寻觅什么，正是俩“臭棋篓子”。原来两人棋瘾没过足，未分出胜负，心痒难耐，夜不能寐，竟不约而同捐弃前嫌，要求连夜续战，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下棋，不赌金，不赌银，就为争胜。不惟今人，昔人尤甚。《阅微草堂笔记》

说：某道士好胜。一日，少年偶误一着，道士幸胜。少年不服，二人喧争不已。少年火起，痛击道士，道士笑而受之，曰：“击由汝击，棋由我胜。”情愿挨揍，也要言明胜负。

梁实秋说了一个战争环境下忙里偷闲的“段子”：二友下棋，警报作，不动声色，俄而弹落，棋子被震得在棋盘上跳舞，外面，烟尘四起，屋瓦乱飞，其中一个棋瘾较小者变色而起，被对方一把拽住：“你走！那就算你输了。”瞧这位，炸弹算什么，输赢才是大事

呢！下棋可将生死置之度外。

下棋最不容通融的，就是悔棋。还是梁实秋，说屋里有下棋者，久而不闻其声，好事者排闥而视，闥不见人。原来两位棋手在门后扭作一团，一人骑在另一人身上，夺命般在他口里挖车呢。被挖者不敢出声，口张则车可能被挖回，挖回则必悔棋，悔棋则必不得胜，为不使对方悔棋，这位趴在地上的老兄便死死噤住车，不松口，不让它挖走。这，实在憋得可以！

下棋，旁边也常有观者。《闲情偶寄》里说：“弈棋不如观棋，因观者无得失心。”看人下棋，按说云淡风轻，坐山观虎斗，无关己事。然而不然，观者绝非置身事外，观棋不语，憋在心里难受，几乎就是痛苦。见人错失好棋，嘴里“啧啧”，连声惋惜；见人要人陷阱，再不吭声就是罪过了（这种人多半心善），但结果往往不妙。还是清人笔记，说两人对弈，旁观者多嘴，弈者大怒，掌掴之，其人痛极却步，右手摩脸，左手犹遥指棋盘：“还不又士！”挨了巴掌，抚着热辣辣的脸，妙在仍不住嘴，其情可怜可叹！我们巷子里“臭棋篓子”之一，某日也曾将人一掌推个四仰八叉，那人爬起身，拍拍灰，依旧蹲在一旁，额抵棋枰，忍不住仍要“出谋划策”。如此“无怨无悔”，你奈他何？

街衢巷间，鸡村野店，象棋世态，着实令人一掬。

相传韩信创下的这32枚棋子（一说战国时已有象棋；一说象棋传自印度），两千余年，不知诳住了多少人。象棋于生存、生活无任何功用。但这世上倘若少了它，会失去多少声色！

走进协商的平台

这里有凳子有桌子
不同服饰
不同语言
来这里坐下来
喝上茶，商量
或巨大
或细小的问题

这里有属于你的剧目
这里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
再生硬的台词
圆润于春风细雨
你的心会在他的胸膛跳动

欢呼的人多多的
汇聚大海的涛声
反对的拳头少少的
全场响起雷鸣般掌声

到这里来
在这个台子演出
品着茶香
清清脆子
加入更大的合唱 (刘本本)

粽子

时光拐了一个弯，端午又拐了回来
菖蒲，长高了几寸
艾蒿，又多了几个枝杈

多少年，文化不高的母亲依旧讲不出端午节的由来
只有熟稔的动作，认真地用箬叶一片一片的包裹着典故

箬叶汲取着糯米的黏质，糯米渗透着箬叶的清香
再添几把柴火，情感就熟透了 (赵焕明)

尊严

父母老了
请给他们一点尊严
他们的世界
已一片混沌
不必把他们当道具
炫耀自己
其实根本不存在的
孝心

我还是喜欢那时的父亲
他大声对我吼：
我不爱财
我还没有向你们“投降”
……

骨子里
我觉得我像父亲
尽管这些年，我也向他吼：
你阿认识我是谁？
你听话，乖乖的！
……

那一刻
莲蓬头下
赤身裸体的父亲
目光空洞
我看守着他最后的尊严 (张 正)

鸟和树(儿童诗)

鸟很喜欢树
树在哪生长
它就飞到哪安家

树也喜欢鸟
拍着绿巴掌欢迎你
鸟让树
变成了会唱歌的树
树便感谢鸟
用花装饰它的家

鸟对树没有秘密可言
生了几个娃
可不可爱
树都很清楚

树到冬天很难堪
被西北风脱光衣服
鸟却不愿离开
带领孩子
变成跳动的花朵
这样树便不寂寞
感觉很温暖 (何铜陵)

古意童趣



□ 李爱华

我国古代，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在他们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浩如烟海的诗篇中，我最爱活泼欢快、天真烂漫、纯真美好的儿童诗。

这些古代儿童诗，其蕴含的童真童趣，至今诵读起来，仍犹如春风化雨般地让人顿觉生活的美好和诗意，使人回味无穷……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清代诗人高鼎的《村居》是我最先接触和最喜欢的一首古代儿童诗。在这首诗里，诗人采用平实自然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了一幅美丽的春景图画。在这幅暖意融融的图画背景下，一群放学归来的孩子，手牵风筝，欢笑着向我们跑来……

与此诗有同工之妙的还有宋代杨万里写的《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山花烂漫的季节，处处鸟语花香，一个可爱的儿童欢叫着去追一只黄蝴蝶，一直追到那油菜花深处，再也寻找不到了……美丽的景色，天真的儿童，此情此景令人陶醉！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夏天的郊外，一牧童悠哉乐哉地骑在牛背上，边走边唱，忽然一只鸣蝉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于是，紧闭双口，蹑手蹑脚，想去捕捉，结果那蝉又不叫了。清代诗人袁枚《所见》的这首五言绝句采用一静一动的描写手法，把一个活泼可爱、天真烂漫的儿童刻画得活灵活现，淋漓尽致。

另外，唐代诗人胡令能的《小儿垂钓》写得更是妙趣横生，“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这首七言绝句写一个小孩正专心致志地钓鱼，因担心路人惊扰了鱼，于是远远地向他招手就是不说话。一个憨态可掬，活泼可爱的小儿跃然纸上。

古代的儿童也是儿童，他们的生活主要是放风筝、捉蝴蝶、捕鸣蝉、垂钓等这些玩乐，除了这些，古代儿童诗里也还有写儿童“劳动”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一）中的诗句。在这首诗里，乡村儿童除了玩耍，还会为父母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比如“学种瓜”。一个“学”字，把他们的懂事与好奇体现得淋漓尽致。

再次吟诵这些古代儿童诗，让一颗在尘世奔波的心，也倏然变得纯净和安宁，所有的沧桑和无奈都弥散在那个叫童心的湖里。幸福，不觉间就这样盈满心胸。

田边闲人

□ 李秀芹

和丈夫漫步山中，寻小径而行，发现密林深处有一片菜地，菜地不大，只种了半畦韭菜，半畦小葱，剩下的一小畦不知种了啥作物，种子还未破土。

菜地周遭都是树，并不适合种菜，韭菜和小葱也是苟延残喘长着，像没娘的孩子。

一老者端坐树下，锄头扔在一旁，看来是他锄地锄累了，坐着休息的。

见我和丈夫行至跟前，忙热情邀我们坐下喝茶。细观老者，戴着斗笠，穿着棉布衣衫，脚踩圆口手工布鞋，一副农人的打扮，但却干净整洁，又与普通农人不同。

与老者攀谈，得知他是退休工人，离开农村几十年了，退休后在家闲得无聊，便到这里开垦了这块荒地，好的荒地都被附近村庄的住户开垦了，这里位置偏僻，土壤贫瘠，种庄稼也长不好，没人跟他抢，所以才让他这个“外来户”有可乘之机。

我跟他谈，这里种菜根本不长，没有水源，单靠从家里载水，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撒点玉米种子，任其生长去。老者笑着说，我种菜不为收成，纯属种着玩的，你们想呀，我坐自己田里休息，名正言顺，若一人独坐林间，就有点奇怪，会吓到路人。

原来，老者是借田而歌呀。老者说，也不全是，农村出来的

人，对土地有种特殊的感情，坐田间地头，心便踏实。

想起我的祖父，种了一辈子庄稼，不管农忙或农闲，他都要到田里去，下雨天没法下地干活，他也要去。祖父在田边盖了一间石头房，用来避雨。

雨天，祖父便去石头房看田，看田里的庄稼喝足了水，哪里需要泄水，哪里需要堵水，无事可干时，祖父便坐在石头房里观雨。

石头房里有张木板床，上面铺着草席子，祖父困了便在草席子上和衣而卧，伴着雨声，守着田地入眠，祖父才可以睡个踏实觉。

小时候奇怪，为何祖父下雨爱去石头房睡觉，祖母回，一个大男人大白天在家睡觉像啥样子，去石头房睡觉，还能看着田里庄稼。祖父则笑着回答，他去石头房睡的不是觉，是等雨停，雨停了，便去田里继续劳作。

同样是借田而歌，老者与祖父心境却截然不同，一个是休闲为主，种地是娱乐；一个是劳作为主，休息是迫不得已。

现在，农村人出去打工也有五险，老了可以领退休金，而且城中村和城郊的耕地越来越少，物以稀为贵，种地也由迫不得已变成了田园乐事。

五月，怀想屈原

□ 许登彦

一条江河，借一位诗人不朽的诗名流芳千古。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从古至今，流淌的都是诗人忧国忧民的血泪。

向晚的风中，寂静如花朵绽放。五月的汨罗江畔，芳草萋萋，百鸟翔集。一位清瘦的诗人在历史的波涛中凸现，他峨冠博带，坐在历史和诗歌的深处，吟哦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朽诗句，直至诗意浸透了汨罗江两岸茂密葱茏的菖蒲和艾草。

《九歌》《天问》《涉江》……打开你的诗歌，我看见，你面容苍老，十指瘦削，而目光却熠熠生辉，纯洁的忠魂，在汉字之间铮铮作响，照亮了泱泱古国农历五月的天空。

屈原，在汨罗江畔，依水而坐。他斗酒十千，吟诵诗歌。他目光如炬，两束深沉的目光，化作两束忧伤的火焰，在汨罗江滚滚的波涛中愤怒地燃烧。三闾大夫啊，百万秦军的铁骑，早已踏碎了你心中魂牵梦绕的故国和家园。山河的破碎，黎民百姓流亡失所的伤痛，像风雨如磐的重重阴影压在

你的心头。滂沱的涕泪，洗不尽胸中郁结的愁绪，你只有纵身一跃，借汨罗江滚滚的浪涛来托举你闪光的忠魂和不朽的诗心。但那小小的汨罗江，又怎能盛得下你太多的肝胆欲裂的悲愤。

你爱得太深，恨得太深，你的呐喊和呼声，比鼓点更急，比箭簇更快，射穿了楚怀王的昏庸，击响了历史的钟声。

一位诗人，携带着诗歌和火样的赤诚，行走于文明古国的农历五月，孤独寂寞地奔走一生。那在五月猎猎的风中衣袂飘飞的王胄，而今安在？佩兰饰蕙的诗人，请饮下一杯千年之后的美酒，将那慷慨的辞章重吟一回。

汨罗江畔，龙舟载不动思念。醇香的米粽，献上一颗颗火红的心，寄托浓浓的哀思。悠悠地如泣如诉的玉笛和长箫，在金色夕阳涂满依依杨柳的五月黄昏被反复吹响，将绵延不尽的思念打湿。与菖蒲和艾草一样诗意蓬勃的，仍是低徊在心间的楚辞。

阿虎

□ 姜国建

阿虎是一条狗。

淅淅沥沥的雨夜，一只楚楚可怜的小奶狗，被人遗弃在楼梯口，瑟瑟发抖。捡回后养了几个月，虎头虎脑的，取名阿虎。因为小区禁养，加上我时常出差，只好送回乡下爷爷处。

阿虎陪伴着爷爷，不离左右。爷爷去地里干活，它也跟着，收工后它在前带路，跑前跑后。有好吃的，爷爷首先想到他的狗，自己不吃，也要喂阿虎。一人一狗，宽宅敞院，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安逸生活。

一次，爷爷在院里浇花，突然晕倒，刚好身边没人，阿虎急得团团转，跑到邻居家门口，一边叫一边回头，似在引路，邻居觉察到异样后，跟着阿虎过去看，爷爷正躺在地上。

我带爷爷进城检查，把阿虎托付给邻居。那天，我们早早地去赶班车，阿虎在后面一直跟着，几次我试图赶它回去，可每次它回头走几步就蹲下来，看我们走远了又跟上来。上车后，透过车窗我看到，阿虎还在那里目送……

爷爷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做遍各种检查，也没看出异常，便出院居家观察。他放心不下狗，执意要回去，拗不过，只得送他。

一下车，我惊呆了，蒙蒙细雨中，阿虎浑身湿漉漉的，正蹲在我们上车的位置。看到我们后，一下窜了过来，爷爷抚摸着它的头，百感交集。几天时间，阿虎瘦了很多。邻居说，我们走后，它一直食欲不振，天天去几里外的公路边等候……

几年后，年逾九旬的爷爷，突发脑梗合并肾衰竭，医生已无力回天。遵照他先前的嘱托，想回家，在亲人的陪伴下，安安静静

地离去。

阿虎看到担架上的爷爷，跑过来舔他的手。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爷爷，动了动指头，我猜想，他可能是想摸摸狗，我就把他的手放到阿虎的头上。这时，阿虎的眼里竟溢出了泪水。早听说狗狗会哭，那一刻，我深信不疑。

晚上，爷爷安然离世。

阿虎看着我们把爷爷安放在灵柩里。送葬路上，它寸步不离，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哀伤不已。安葬好爷爷，阿虎依然不肯离去，强行把它抱上车，才带回家里。

到了晚上，突然想起阿虎，遍寻不见，它会去哪里？

按照老家风俗，下葬当晚，亲人要到坟上燃火陪伴，说是免得逝者九泉之下孤独。远远地我们看到，阿虎正孤零零蹲在墓前。

再次把阿虎抱上车，到家车门一开，阿虎跳下去，又直奔爷爷墓地……

几天来，阿虎什么也不吃，眼窝深陷，日渐消瘦。我寻思着找个宠物医生给它看看。做完检查后，医生哽咽着说，没病！是大思念它的主人了。我听了，拥着阿虎，泪如泉涌……

阿虎总是不回家，我便在爷爷坟前给它搭了个简易窝棚。它哪儿也不去，就这么一直守着，一看到我们去，就流泪。我带它输过几次液，但见效甚微。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阿虎追随爷爷而去……家人一合计，紧挨着爷爷的墓，挖了一个深坑，破天荒地，阿虎进了我家的祖坟。

每年清明扫墓，我总忘不了阿虎，带去它爱啃的骨头……